

集
虛齋
古文
還

雜著
書札



本朝文教訖乎四海而江浙之間漸被尤深於是得強筆之鐫二人焉制義之外兼以古文詞伏一世而其人皆出方氏蓋一爲望溪先生一爲賦溪先生云天不慙遺又弱一个而賦溪先生廼以耆年宿德歸然魯靈光特聞先生秀氣孤稟而篤嗜惟書怠以爲枕食以飴口寢饋既久富若生蓄發而爲文割其膏腴入我爐鞴羅絡蟬蛸拘致鯢鵬衆美輻輳與古大適周情孔思流溢簡外班香宋艷浮動毫端與世之貌爲歐曾以自文其空疎者判若筵楹矣在昔義山之稱韓碑也謂爲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然後知爲古文者非點竄塗改伐材于古而理以貫之氣以使之則不能句竒語重入人肝脾使人欽其實而莫名也而或者謂點竄塗改乃王李故智非大雅所尚而不知王李之所以爲僞體

王序

者以其文不從字不順餽飣而不貫串駁雜而不雅馴也而豈點竄塗改之爲病哉今觀先生之文融經液史範秦鑄漢而所謂點竄塗改者絕無痕跡可尋如千狐之腋會粹成裘而滅盡針線也如百花之萼醞釀成蜜而化盡渣滓也又如五侯之鯖熊蹯豹胎猩唇象約合并一器而不辨其爲此餉自某甲彼餉自某乙也當此人來說學之世而先生之文出焉用以鉗持啾發吹回蟲濫庶空拳榜腹之徒攬指而退而讀書汲古之士俠轂而起乎應奎溝瞽無識妄有述造而辱先生妄嘆賜以良書方滋愧悚茲又緘寄文集屬題卷端顧余何人而敢爲先生皇甫氏哉重違嘉命勉效一言終不能研其才外之致而區區願附于李漢裴延翰之流藉以致其欽挹之私于退之牧之者固於是乎在

乾隆二十年歲在旃蒙大淵獻端陽日虞山王應奎序

王序



二

集虛齋學古文總目

還淳方棨如文軒屬藁

同學諸先生閱定

男超然異渠開雕

孫男韜西堂校

卷之一

雜著

卷之二

雜著

卷之三

書札

集虛齋學古文

總目一

卷之四

書札

卷之五

序

卷之六

序

卷之七

序

卷之八

序

卷之九

碑記

卷之十

墓志

卷之十一

墓志

墓表

卷之十二

傳志

附

離騷經解畧

集虛齋學古文

總目二

集虛齋學古文目錄

還淳方彙如文輶屬藁

同學諸先生閱定

卷之一

雜著

道與文俱

辭檄試鴻博揭子

辭王少司馬薦舉揭子

笙詩

集虛齋學古文

目次一

校大戴禮

讀越世家

伯夷列傳解

孟子荀卿列傳解

讀游俠列傳

書毛詩名物解

書集古錄

跋趙忠毅公論衡抄墨迹

刻讀書記題詞

書蔣東委孟子讀後

常公程朱易學異同書後

男趙然異渠開雕
粹然江醕同校

集虛齋學古文

還淳方蔡如文輶屬藁

道與文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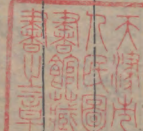
歐陽子曰吾所爲文必與道俱其則一言以變之曰吾所爲道必與文俱今稱載道之文者五經然文必如五經始能以載道自五經後言道者世多有其書至宋而益浩浩若烟海其間號爲得不傳之學者仰視天俯畫地申更人事勿涉物怪上追本始之茫下極諸元會運世之窮無所入以復歸于溟滓皆言其理而筆之於書精無倫而大不可圖往往出于五經之文之所不到意且超而越焉然而五經之文回薄萬古光景日月凡此儒書則使人讀未竟一紙欠申思睡者過半是何也道有餘而文不足起之也文

集虛齋學古文

道與文俱一

卷一

不足起之而至使人欠申而思睡則道翳翳而愈伏不唯不並驅五經而并不能與揚子之法言王氏之中說韓子之原道原性諸篇爭黃池之長夫此皆諸儒所不滿以爲道不足而強言者也而因文見道文極于工遂聳其書于得不傳之學者之上且夫左氏之巫也公羊之短也穀梁之俗也史遷之是非謬于聖人也班氏之排正直否死節也皆非知道者也老莊列則道其所道荀之于道亦同門而異戶外此法名家雜家如韓公子昌覽淮南之屬戰國短長家言傾危權變其于道疑無一豪可論而學士家玩其華食其實直與五經流通相餽饌任諸儒老先生排擯毀斥之口燥唇乾卒不能使之回而易向舉所業而投諸水火蓋文之入人肝脾有如此雖無道者猶將申焉然則道之必與文俱也決矣抑



非獨此而已。經故以道法勝然。唯易與春秋無間然。詩書雖經聖人手。而如呂刑文侯之命。儒先既有遺言矣。文謂鄭風卽鄭聲之潘夫。潘復何道。禮記成于漢人。由諸儒言之。其背理傷道者。難徧以疏舉。將以周禮當之。而或詆爲瀆亂。不經之書。或又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儀禮則形而下者耳。雖號爲經。未多乎道。而其光景之回薄萬古者。諸經若一。不以損其毫毛。顧反苦繩諸文人。見有一言之不幾乎道。卽貶剝之。令一錢不直。以已之不好。而并禁人之好之。嗚呼。此何理也。相馬者。期於驥驥之德。力不可必得。而必待驥而乘之。不得驥。雖馬之奔踞。力可致千里者。皆斥棄異。早不以服箱爲其將折輓而摧轅也。而反任騶下以喻驥之乘。駕蹇驢而無策。馴跛驚而上山。將沒世不行。尋常而又何路之能極。是故有

集虛齋學古文

道與文俱二

卷一

道而文者。上也。道不足而文者。次之。文不足而道者。又次之。雖詭于道。而其文深妙奇博。使人不覺入其玄中者。又次之。言之無文。而託諸道。以逃其樸鈍枯朽。則無次。其之爲此言也。重文也。乃所以重道也。昔者莊周言道。蓋無所不在。稊稗瓦甓。每下愈況。其序天下篇凡一曲百家。皆標爲古之道術。有在是者。是故荀卿之非十二子也。必曰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夫其有故而成理也。卽道也。朱子譏蘇氏。亦曰由入有無。曲成義理。夫其出入而曲成也。卽道也。詭乎道。以爲文。要之文。仍不離所爲道。而或者謂辨道不可離文。欲以樸鈍枯朽之學。嚙齧道真。夫人之棄其文也。若棄泥塗矣。又安所得道而辨之。然則無文者。道之賊也。重文乃所以重道。雖謂其之說卽歐陽子之說可也。

奉辭檄試鴻博揭子

月日某白伏以博學宏詞科目始見於唐開元十九年而盛行于宋紹興三年以後然在唐時昌黎韓子已詆試文爲俳優而宋葉適則以爲漢世刀筆吏所不作而直曰當罷夫宏詞大科而言乃若是何也蓋唐宋世弊在以此設科設科則有程期有條格有程期條格則不過進士科之別名習實爲常玩則無震久之遂有簡練揣摩一切準脩程試之捷法轉相寫放赴速邀時如巽巖李氏所編制科題目之比徑益熟術益卑有志者因鄙之爲一錢不值蓋有激云爾非篤論也

聖朝高觀復古斟酌時宜不以之設科而間舉以求天下奇士自康熙十七年於茲幾六十年始再奉

集虛齋學古文

本辭檄試鴻博
雜著

卷一

明詔其制蓋取唐之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者而實放漢之舉賢良文學之遺兼以周隋試秀才之意卽事用希則應者如刀新發礪一鼓作氣而又不知所試何等矣來無鄉不可捉搦縱有分類套括靡所用之此無法之法所爲隻千古而無對者也生逢

堯舜適丁是時重以大人先生之祇若

王命搜岩剔穴至於再三懷鉛握槩之士響然臻焉靡不砥鏐淬鋒冀得一當況如某者以溝中之斷執事欲取而青黃之比于文本其爲拊髀爵躍當倍絕恒萬雖然執事知某某亦竊自知也某生長三家村中自車後塵垢囊外不觀他書性拙而遲又苦乏記功真有如所謂一傳未終已迷姓氏片文歷過不辨偏旁者一行作吏垂翅東隅弁裳時荒學冒失之今年六十又四矣昔沈隱侯

自謂老病昏忘不可受策鄭康成晚謬先所解經後輒翻異故曰
年與時馳意與歲去又曰壯盛知惠殊不再來今以枵然蠅腹一
老秃翁直令復裹飯携餅隨舉子東塗西抹或應中年考校之後
亦且奪客刀飲墨水判大紕繆匄而歸矣而況其散平李商隱
不云乎博學宏詞豈易言天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
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下及問一事詰一物小若
毛甲脫有不能盡知者則號爲博學宏詞者常有罪雖然此則韓
子所謂古之博學宏詞者也今卽無深論及此降而求之直如唐
宋世俳優之詞刀筆吏之所作然以退之義山應斯舉已見黜于
中書而西山真氏且有宏而不博之目又况么麼若某等輩必且
憐孤竹子周官眯張弓于老子叩殿檻而請題號鄰鋪而乞救旁
集虛齋學古文

奉辭敬試鴻博二
雜著

卷一

觀代其入地千古命爲笑端當時也欲復如不鳴之雁豈可得
乎是故不量而入者躒也伏而不出乃蔽其拙也山藪以藏疾也
君子者愛人以德也執事儼猶欲比某于人數乎則與其使擺指
而退也曷若使善刀而藏之至乃頭童齒豁且聞且聾近者右肱
復不可事此其勢皆萬難以遂隊然在某則尙屬第二義故不足
復道而直以其情貢執事其亦憐察焉某頓首死罪

奉辭王少司馬薦舉劄子

日者魯太史啓人自越中一再惠書續來北魚則及門任武承孫載黃兩編修問訊也具道旌麾內名旋有薦章猥以鄙名濫竽鴻博且諭以不憂行李乏困者披簡慙惶申之感泣苟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何圖古風復見今日又怪櫟社散木何以得此於匠石也語云士爲知己者用某于閣下不過如車工開門出半面耳見其表未見其裏乃遂作此廈外事率先公卿爲某計者上之當祿飾厥文雍容明聖之萬一次亦當程材效伎以不負閣下第一理之期獵纓振衿議不反顧然尙未敢昧于一來者往荷辟書亦旣敷枉畧敝矣自唯生今六十五年號爲不掛餘事然于長樂老冊子外胸無帙書家亦無帙書獺欲祭而何魚蟲欲侵而何蠹緣情集虛齋學古文

辭王少司馬荐劄一

卷一

體物往往迷不知門中間偶學爲古文徒以之乎可著姑改頭換

面以欺人田舍爾馨自笑不能止年運而往荒澁莫鋤加以肘上

生柳霧中玕花行汲笑其槃散聞言驚其聳睭欲遂敦迫上道跨

櫪尾驢薄舂車崎嶇辛苦向長安而笑固難言之且茲何等事也

天子臨軒充庭振鷺上書者嚴安徐樂待詔者枚乘王褒突以支

離疏攘臂其間則勒紅不待于歐陽曳白早同于張倚設有問者

曰頃從何來遽集於此其于舉玉清望得毋有邱山之累耶某縱

不自愛如閣下何然且有以某爲驚馬之戀者夫唯有棧豆故驚

馬戀之食貧三歲蓋拊秣以應客時也所謂棧豆者安在若云坐

作聲價則是役也又非蒲輪之徵申公元纁之聘嚴遵也卽安得

獨自高景運中天萬物吐氣雖復蘭亭菊亦將裂萼焚荷況如

下走豈嘗有烟霞銅疾在其膏肓囊固一行作吏矣直以奉職無
狀褫帶終朝假令寸有所長正當因緣際會收之桑榆以復雁門
之蹄而旋其面目懷鼠知慙以是腸轉車輪一前一却大抵爲退
飛之鵬矣負負無可言者昨歲家承旨學士靈臯有書來云弟之
年長矣及門以文學登顯仕者甚多何必復與後進追逐願勿復
有意于此斯良箴也敢援以布腹心責令兒子超然齊達別副里
句八章并錄往年奉辭檄試劄子觀一節可知侏儒亦以見今茲
所云皆肺腑間語所謂無能人宜自廢內斷之心已久也超然之
來緣選拔例當赴監部失學從懶自未有知唯頗習楷則居家不
辦得食憑以救饑亦將恃此索東方米夫人儻有筆墨之役叱而
東西之卽大小唯命臨稟惶恐死罪死罪

集虛齋學古文

辭王少司馬薦劄
雜著

笙詩

南陔也。白華也。華黍也。由庚也。采芣也。由儀也。謂六篇笙詩者。劉敞說也。敞曰。小攷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謂本無非亡逸之亡也。其說巧矣。而朱子取之。顧亦無他左驗。不過謂鄉飲酒禮用之。則曰樂曰笙。燕禮用之。則曰笙曰奏。而並不言箏。因以爲無其辭。愚謂此非。所以證也。大抵樂中用詩之例。各有科。若者工歌。若者金奏。若者笙。若者管。部署已定。各止不移。是故有以笙與歌對者。若此鄉飲酒禮。燕禮之工歌。笙奏是也。有以金奏與歌對者。若左傳襄四年。晉享穆叔。金奏肆夏。工歌文王鹿鳴是也。有以管與歌對者。若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禮。歌鹿鳴。三終。管新宮。三終是也。今謂不言箏者。本無辭。則肆夏言奏。不言歌。不獨左氏傳云。集虛齋學古文。

笙詩一
雜著

卷一

而如燕禮之賓及庭奏肆夏。公拜受爵。奏肆夏。周禮大司樂之尸出入奏肆夏。鍾師以鍾鼓奏肆夏。皆是也。則肆夏亦可云無辭。而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朱子亦依違其說。而存之。是金奏者有辭也。謂不言歌者。本無辭。則新宮言管。不言歌。新宮亦得云無辭。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朱子詩傳載。或人說。謂即斯干詩。是下管者有辭也。夫六詩之不言歌。一也。而安得獨無辭。必以辭決之。謂而歌者不必卽其辭。大司樂所云歌大呂。歌應鐘。歌南呂。歌函鐘。歌小呂。歌夾鐘。此復其篇辭耶。故曰非所以證也。且旣云無辭矣。而又命之曰笙詩。發言爲詩。未有無辭而可爲詩者。劉會孟謂如今之琴譜。然琴譜不可云琴詩。意者如琴操乎。夫操則固有辭矣。而不曰歌。而曰笙。曰樂。曰奏。則瞽矇職有云。諷誦。

詩鼓琴瑟鄭注諷誦詩謂聞讀之不依詠也不歌而鼓琴瑟以爲其音也六詩之用幾是乎然在康成以前似蚤有疑爲無其辭者故鄭于燕禮笙入奏南陔一經下注云昔周之興周公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夫必有疑爲無是篇者而後爲說以著明之則劉氏之見所從來久獨其泥笙歌以定有無若不可孤據者敢獻其疑以請之先生君子

校大戴禮

今本大戴禮第七十九篇目爲公符。大抵所言皆冠禮而發首云。公符自爲王初不知公符何解也。旣讀儀禮士冠禮賈疏引大戴禮公冠篇者三求之。今本目次顧無之舉其詞卽今公符篇所云。然後知符字蓋冠字之三。豕以草筆涉誤耳。嘗試改符爲冠則篇首公冠自爲王與後文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王之句。一一珠穿矣。然高安朱文端公撫浙時嘗開此書自謂得宋刻善本于滿制府案頭。其篇目亦爲公符而潛邱閻氏義門何氏各有校正困學紀聞一書。今方流布中所引者仍作公符。則州鐵鑄錯所從來久世嘗寶宋板本書謂可是正文字卽如此豈不疑誤後生也是書譌謬弘多其他無本參讎姑仍舊貫至左驗明白如此條者豈

集虛齋學古文

校大戴禮全

卷一

嘗泥于紀帛郭公之例墨守疑城使後人復襲長夜而旣博且精如潛邱義門兩先生亦重改作何也爲正之而著其說如此

讀越世家

人謂陶朱公長男以重棄財故殺其弟按其本末殊不然矣朱公
長男之索千金于莊生所也以聞有赦令也其聞有赦令則楚國
貴人用事者之告之也楚貴人則曷爲以赦令告蓋長男私賈數
百金獻遺楚貴人而楚貴人之入其賂者漏洩言語以報也然則
使長男不私賈數百金則楚貴人無所賂楚貴人無所賂則赦令
不必聞赦令不必聞則必不敢索千金于莊生所而中男生矣然
則長男以妄費故殺其弟也然則非長男之殺其弟也朱公則實
殺之何者長男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乃其至楚復私賈數百金
彼見其父之初不遣已而疑已以不才棄也故特破崖岸爲之獻
遺楚貴人與莊生競執關鍵以自見其能以雪其父之初不遣已
集虛齋學古文

讀越世家金
雜著

卷一

之恥而不虞弟之以此殺也則使爲朱公者初卽遣長男卽不遣
長男而亦不遣其少子則長男必不奮而賈其私金不賈其私金
而楚貴人無所賂則赦令不聞而故所進于莊生之千金必不取
而中男生矣然則長男之以妄費殺其弟也朱公激之也故曰朱
公實殺之抑吾獨哀其長男之愚也重千金不欲虛弃莊生乃其
弟竟以此殺而所私賈數百金者入楚貴人用事者之橐則已雨
絕于天矣愚者苦惜費但爲後世嗤況并費之不能惜而徒以人
殉乎哉悲夫

伯夷列傳解

與其書不能讀卽讚與謗胥失之吾見若讀伯夷傳而讚者矣以謂鬼神出入風雨合離使人不可捉摸而不知其文之進退一成規一成矩也其謗者則謂怨氣滿腹與吾夫子何怨一語背而馳而不知其自爲客主四五復之凡皆爲論語義疏也發首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嗚呼盡之矣六藝者六經也下所云詩書及虞夏之文是也考信于六藝則非六藝何信之有故其述由光事曰何以稱焉曰何哉疑之也一以其戾于虞夏之文而疑一以其不爲孔子序列而疑也孔子者六藝之折衷也本以由光起伯夷而反以孔子之序列伯夷形由光以楔出楔文章之法也于是遂及夷齊及夷齊而先立孔子之稱夷齊以爲斷乃次軼詩而集虛齋學古文

伯夷列傳解一
雜著

卷一

及傳其傳者軼詩本傳云爾非太史公之爲之也而曰可異焉則亦疑之也疑之將遂不信有讓國餓死事與非然也未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太史公自序言之矣奚爲而不信所疑者獨採薇之詩爾子曰又何怨曰怨是用希而軼詩乃爾乃爾者非怨耶可疑也抑孔子嘗刪詩矣旣以夷齊爲古賢人顧編詩不收入者何故曰睹軼詩可異焉疑其詩疑其軼也則猶是考信於六藝之說也然且有送難如或人者視天夢夢如此種種夷齊固有怨理復奚疑雖然非其志也無以斷之終以孔子言斷之孔子言從吾所好言歲寒後彫使軼詩而信則夷齊爲無從頌而死匪從所好而與松柏之性異矣豈曰能賢是故羣言殺亂衷諸聖聖人作萬物覩也夷齊不得孔子則傳聞異詞政復與沒世不稱

者何異顏淵遇孔子故顯巖穴之士不遇孔子故堙非堙也蓋傳之非其真也然則士有孔子垂六藝之統紀于後世乃所謂披雲霧觀青天者學者考信將捨是焉安之故曰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而篇以終焉而自新者楊氏外率如盲人瞎馬彼無具故凡皆于中權余甚惑焉一語鑄成錯耳不知自是耶非耶以上皆太史公設爲或人難端所謂余者代或人自余云爾其下則史公之折之也循首訖尾熟之復之定當拊手曰解

集虛齋學士古文

伯夷列傳解二
雜著

卷一

孟子荀卿列傳解

以孟荀題篇而牽連三騶子稷下先生輩非駢枝也又非謂諸子者不可使其無傳而附之以見如張丞相世家之及王陵例也夫騶子游諸侯見尊禮淳于髡以下開第康莊命爲列大夫以尊寵之而孟子困齊梁荀卿讒于齊廢于楚獨所如不合若此相提而論傷世之棄周鼎而寶康瓠也夫始旣以商君吳起孫子田忌之徒著于篇矣已足以明之矣然而猶曰非其耦也君子擬人必于其倫而辨說得其黨騶衍歸乎仁義節儉淳于髡諫說慕晏嬰慎到田駢接子環淵皆學道德之術其于孟荀則近之矣而騶衍尤爲近之故尤詳之也然而孟荀獨不合者何也推其故則曰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曰荀卿嫉世不遂大道此非夫有牛鼎之意者

集虛齋學古文

孟子列傳解一

卷一

也非夫以承意觀色爲務者也非夫善書以干世王者也故曰此豈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稱孟子也而荀卿亦在焉然則其及公孫龍子者何曰以孟子作七篇荀卿著數萬言連之也故總說之曰世多有其書而復因荀卿推儒墨一語及墨翟又曰並孔子時若與前孟子述仲尼之意相首尾者蓋太史公本一筆環寫賓主夾之左右映帶而小司馬玄離而脂之承學之士奇迷不知所趨轉以乃亂乃萃疑及作者亡弟蒔房曰此未讀韓文耳韓子進學解不云乎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于世何如也嗚呼此太史公孟荀列傳解也儲中子曰此解不明遂有訛史遷爲複出淳于髡傳又有疑戰

國時有兩淳于髡者使人笑不能止

集虛齋學古文

孟荀列傳解二
雜著

卷二

書毛詩名物解

吾嘗怪陸農師方性夫輩皆從介甫新學然說經鏗鏘類能敷通
危疑傑然自建而號爲得不傳之學其門徒昏昏索索乃反十三
四不逮之故曰王氏之學未必不佳也此公論也端居多暇點勘
經解有蔡元度毛詩名物解二十卷閱之歎其穿穴四鎖遠有致
思自雜解以下諸條尤奇因念其人爲鬼爲蜮狗彘不食汝餘而
緣飾經術乃如此然則妙解文章之味者不獨章子厚也又念子
厚且不免以世故廢學元度貪顧凶叫豈辦仰屋梁著書意渠婦
翁偶遺下兔園冊子從道旁拾得者耳既閱李廷仲黃實夫兩家
詩解其中往往撫王氏之說而反之而意語強半與此編相出入
又多同陸農師埤雅然後決其爲安石碎金無疑也嗟乎劉子駿
集虛齋學古文

書毛詩名物解全

卷一

爲新莽國師典文章說者謂周禮卽所筆造而自杜賈馬鄭諸大
儒以來皆奉爲聖書范蔚宗刪取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竟得
單行然而攘袂瞋目佐熙先謀逆者蔚宗也使此書出于元度故
復可從其例其出于半山老人則益可貴重竊計經義字說中如
此類者非一何等腐生因其哀也而攻之吠虛噬實狺狺相索而
妙析奇致竟以此無種矣惜哉

書集古錄

後漢延熹一年有孫叔敖碑載叔敖名饒而字叔敖歐陽公集古錄以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其名饒也因極歎集古之益愚則謂此立碑人妄作爾饒乃叔敖之切音爾史記卽不詳若左氏國別稱爲蓀艾獵矣雖不云此叔敖名然名與字相配或者取雅詩之子于苗搏獸于敖之義而命之至世本則又以艾獵爲叔敖兄子然亦不載叔敖他名也旣前無所承碑何從知而書之史記稱高祖父曰太公未有名也于母則并不得其姓而但曰劉媪班氏亦云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春秋法如是而王節信乃謂太公名孺皇甫士安則謂名執嘉士安又謂媪王氏名舍而小司馬則謂見班固泗水碑分明溫字搜逖疑互一國三公顏籀斥之以謂非集虛齋學古文

書集古錄全
雜著

卷一

正史所說無取寧有本姓名實存史遷肯不詳載者嗚呼斯言也則延熹碑之決事比也歐陽公不一掎擊乃反語之以爲博耶記有之大人不倡游言以此爲坊後世猶有謂公羊穀梁爲姜氏一人幻作如鄭清之輩之鑿空者

跋趙忠毅公論衡抄墨迹

勿亭謝先生官北方得故書兩卷高邑趙忠毅公手筆也其書曰
論衡抄識曰東園生東園生意公別號開卷有十九字每興至輒
書善文一二則亦足以自嬉而忘岑寂蓋公自敘云墨淡字欹紙
裂寸寸而望之毛髮益古其所摘若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極
累害之謗而賢哲之實見焉及高奇見噪等語一似爲公傾寫府
奧者公松柏之質薑桂之性七十老公終于謫戍以死于古可方
平原平原爭坐乞米諸帖皆屬蒙未定而後人珍之寶之得舊榻
本如珠一算況此出自公手紙者余獨怪論衡一書最先爲蔡中
郎所知而劉子玄以爲名教罪人呂南公以爲小辨驚俗心面不
同是非無主得公此抄爲之棄瑕取玖乃知可私爲帳中談助不
集虛齋學古文

跋論衡抄墨迹全
雜著

卷一

疑也嗚呼仲任有幸哉

刻讀書記題詞

吳興趙生吾徒也取某氏讀書記版鏤之摹其本以餉余余閱竟歎曰士之不識其大者久矣棄常珍而嗜異饌其于異饌也又不齊其截不咀嚙其膏味以求其芳臭氣澤之所處不過如子家嘗鼎藥指而已然乃效何曾虞弘輩譜作食疏熊蹯豹胎猩脣象約鮓以珠肉狔以人乳燁橙醑梅星亂華錯炙之人爲之口角流沫顧未知譜之者之特作狡獪終日炙而尙不知其味也吾宗靈臯語余往歲治經在都下羣疑滿腹冀得一經任人師者叩會之而久之無有會有言某公者宏博君子也謁而請語次及周易某公陳張甚盛口滿聲溢自商瞿田何以下根生枝播往來井井僕私獨喜謂異日當門生事之退而條易中不解者數事及他經滯集虛齋學古文

刻讀書記題詞全

卷一

義樞衣趨隅希解槃結而某公則蒙然張口于經或不能舉其詞顧直視良久曰子蓋爲義理之學者吾無以益子夫五經者載道之文也義根不味欲以何明地餅之不可啖也如此嗚呼士之不識其大者久矣如某氏此書蓋亦靈臯所述某公之比翫華何補王生立甫言是也然百家雜碎尙頗能畧道阡陌以視插架未觸飽案頭之虬螯者故當勝之而苟由是假道焉振葉尋根撫華食實則說鈴可使爲木鐸或不免于緝漈統而或以裂地而封其爲不龜手之藥自一也嗚呼此則趙生錢版之意也夫

書蔣東委孟子讀後

吾邑有六雲周先生者名上治古高士傳中人也家貧至無席可坐然口不言錢足未嘗至市井晚以年資貢京師德清徐侍郎蘋村老友也欲言于朝貴官之不可又欲奉以金錢先生聞遽附雞栖車以去爲詩文幽閒遶迴一以柳州爲宗師雖牽率謝應不作塗抹乞相也于書無不窺顧尤好論語偶有會意則于上下左右方書之他日則又濯去舊見來新意箋注紛羅橫豎鉤貫自受書至老死無休時惜其家貧甚紙淪字故無以張之如得殺青繕寫則東委孟子讀之連璧也吾未習東委而得讀東委此書竊意東委亦口不言錢足亦不至市井爲詩文亦絕不作塗抹乞相如吾邑周先生其人嗚呼書不味義根久矣維四子書且謂是童觀集虛齋學古文

書蔣東委孟子後全
雜著

卷一

也而醜之而東委搢心搏志顧沉吟不肯去東委雖獨自喜愛東委者雖復以此書相傳玩吾又烏知遲之又久之不且紙淪字故亦如吾邑周先生之論語解者語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孰爲我語相知有氣力者急繕寫殺青以張之而余亦行且求周先生論語解并以相付俾百世後咸得讀二書復因二書以想見爲二書之人其亦有樂乎此也

常公程朱易學異同書後

閣下示論程朱易學異同通彼我之懷可謂兩情皆得矣抑有獻疑者經義海也易又諸經之義海也今夫海長尋高眺惟水與天然而有泛海者蓬蓬然起于北蓬蓬然起于南危檣健颿各信其海師所指而不相知然至騁而要其宿則皆海中居也今有處北海者於此見處南海者而謂之曰爾非海卽人必粲然而笑自漢以下解易者無慮數百家其前最著曰鄭王其後最著曰程朱鄭參天象穿穴破碎正學記所謂言及于數者固不足闡易之蘊王氏畧例專釋人事不拘卦象不論卦變不取互卦程傳頗仍之而以其自莊老來也爲正之而以理散入六十四卦中使句句字字有用處然不拘卦象則說卦一篇可用從火矣不論卦變則剛自集虛齋學古文

易學異同書後一雜著

卷一

外來而爲主于內柔進而上行等語爲詞費矣不取互卦則所謂雜物撰德辯是與非非其中爻不脩者難經通矣朱子起而作本義唯斥互卦不言而畧按卦象極推卦變閣下謂補程傳之未及者是也獨是康成以來易率循費氏本朱子依呂氏舉四聖人之言離而陳之以大復古夫卽不離而陳之四聖人之言固猶列眉也今必欲離之以復于古亦無不可者而謂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又謂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爲文王之說於是乎離而陳之則豈伏羲之意文王不知文王之意孔子不知顧待千百世下爲之發醢雞之覆耶審爾則文王孔子之於伏羲朱子之於文王孔子已不無異同而又何疑於程子且夫異同則何嫌之有蘇子譏王氏之學未必不佳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已況

集虛齋學古文目錄

還淳方彛如文軒屬藁

同學諸先生閱定

卷之二

雜著

靈臯文稿後書事

書華潒原事

百五歲老嫗

記長老言

集虛齋學古文

目次一

述呂節婦

刈蘭

書呂公大魚溪記後

書外舅徐實名先生詩後

書桐野先生詩集後

看蠶詞書後

聽雨樓樂府題詞

題鄒古岳雲根樓草

小山堂唱酬詩題詞

王雨楓西山遊州題詞

青溪冶驗跋

男趙然異渠開雕
常惺无咎同校

募建小溪官橋疏
書春浮書屋印譜

集虛齋學古文

目次二

卷二

靈臯文稿後書事

靈臯雅不愛今時文而愛靈臯者幸以今時文顧求有如羅公子之愛之甚羅公子者江西泰和人其父故豐潤令也卒于官以有公負故公子旅食豐潤二十餘年不得歸然沉湎好書于時文尤若者慾架上數十百帙各隨經文次第之而靈臯文則別爲一編繫肘後嘗語人曰此非世間書顧其人奈何使吾得一見之康熙辛卯靈臯以事牽連逮詔獄踰二年獄成諸牽連者得減死論成靈臯初議在遣中

上憐其才釋不遣而公子不知以爲遣成者例從邑傳發靈臯旦暮且至也則日往道旁古寺坐方丈中伺之寺屋三間甃石泚撐拄交午一僧老無齒公子相對聞然手靈臯文一編一童子一集虛齋學古文

靈臯稿書事全

卷二

雜著

茗椀與俱且讀且啜茗時時延首戶外望廣柳車有西來者輒物色之則更遣童子走問縣今被符所遣者名字誰某也蓋唯恐與靈臯交一臂失之者已而詢知靈臯定不徙公子謝寺僧歸驚喜累日又獨自恨無因緣與靈臯相見也邑故邊鄙始聞公子誦靈臯文弗善也至是則益笑以爲怪或前請曰是方先生者與公子相識舊耶公子指手中文一編應曰然吾偕之起居飲食數年於此矣問者大笑去甲午余之官豐潤道息肩古寺中役人竊指以相語就訊得其事聊復書之歎公子舊好有意又以見靈臯之文之入人肝脾如此然且不欲掛齒牙者何也公子整菴先生五世孫名仰錡字慎調豐潤人從其舊至今稱公子公子云所居方丈

蓋邑之天宮寺

書華豫原事

無錫有奇士曰華豫原方歲乙未撫吳儀封張公坐事逮部使者偕制府卽訊于潤州而羈管公城隍廟甲而守之生獐如乳虎非著門籍不得輒出入門生故吏無敢嚮邇者豫原聞難自無錫疾馳一晝夜踰三百里至京口唁焉旣抵廟門不得入而顧見有官人傳呼來帶弓韃騎而從者數人至門門焉者皆卻立官人下馬入從者皆入豫原則闐然隨之入數折而達張公請室門外卽又不得入徘徊往來所以屬其門者方故萬端然卒不得入門者曰客何爲者始吾以客爲從官人來故不誰何客乃今知妄男子耳不去且得罪制府怒不可犯也豫原大笑應曰若乃以制府嚇我耶向令吾懦懦制府者吾安得來此且天下事不可知往者張公

集虛齋學古文

書華豫原事一

卷二

嘗與囑禮訟矣部使者按事至再無直張公者賴

天子明聖張公撫吳自如而囑禮卒抵罪以去此近事于今未冷今張公雖就遠萬一

上復有復命如異時事若等何面目復見張公言已則索筆大書其爵里名姓付門者達張公所曰可達達之不可則以此紙上制府言狀惟制府死生當是時日漸西夕而豫原語侵制府益急門者縮頸旣已無可奈何則入白守者而守者亦頗聞餘語色動爲言于張公張公命之入豫原乃入相勞苦如平生歡良久辭去起數日而部使者之祠報嚴矣初部使者視學江左有聲吳中人士爲祠于江陰歌舞之當張公之與囑禮交訟也部使者按事至吳吳中自士大夫下遮馬首以千萬數願無奪我張公而部使者顧

不直張公吳中人固怒甚及是役也部使者與制府劾張公欺謾
不讎罪且至殊死吳中人咸涕泣不知所爲而會豫原自京口來
具言張公就逮良苦則益洶然顧無所發怒豫原遂言曰狄梁
公之有祠魏州也其子景暉弗類魏州人燬之不復祠今日之事
得復有香火情耶吾欲云云何于是衆數千人奔部使者祠下
爭徹屋瓦投之以巨牛東西曳懷棟盡折或焚燒其餘呼聲動天
埃起漲數十里明日制府聞狀大駭陰使人廉問至名疏以去然
竟無如何也當是時豫原幾不免亦以此名聞江淮間豫原名希
閔好讀書學治古文著有廣事類賦等書行於世以涇縣訓導副
江南辛卯解試榜丁酉試京兆復得副榜至試者卽故撫吳張公
也識者兩難之方子曰余居京師遇江南人往往爲余言豫原周

集虛齋學古文

書華豫原事二
雜著

卷二

旋張公事余壯之已豫原就京兆試定交王篤林太史坐上視其
人敏退就懦粥粥若無能者而遇公正發憤乃若是

上卒不用部使者議而驛名張公命以白衣領倉場職其事距燬
祠蓋不數月豫原之於張公可謂與天合符者也豫原又言方事
之殷也江都有程表民如臯有姜自芸者與某相倚若左右手而
先是張公與嚙禮交劾時自芸護之尤力舉幡率數萬人行詣闕
上書郡長至使人守欲殺之亦會張公得
俞旨而罷余恨未見表民而自芸居與余善名咉亦一奇士

百五歲老嫗

嫗陳氏本漁舟婦漁舟凡九姓男來女往世婚媾如朱陳村相傳故陳交諒水軍也交諒敗死水軍散走東下其後雜隸衢婺睦三郡爲舟師所隸之郡官給舟符相檢校其名曰郵票且徵庸焉匝一歲而更嫗舟隸于睦故今爲睦人嘗有子先是東歸吳子逐大軍火伴之閩中克屬養卒爾後消息不相聞嫗無所歸依外孫以居外孫亦九姓漁人也久之外孫死復依其離孫澤舟往來生前明崇禎四年辛未迨今雍正十三年乙卯蓋百九歲矣眼目厥枯面著黑子斑斑然蓬髮寸許斜拂題然尚善飯有前決乾肉間猶佐篙師一理楫云又頗解道革代開事始嫗年滿自郡將蔣公欲表以人瑞嫗持不可前謝曰官置之婦八九十歲時蒙

集虛齋學古文

百五歲老嫗全

卷二

恩例給肉帛方以名上里胥橫指公費錢凌雜百端信信相索其後所得不如所亡今

恩賜彌濫卽所費滋益多吾無食無見一婦人安所名一錢顧里胥終不肯但已如旦暮來者老婦且不獲死所矣顧官置之俾老婦得苟過時日卽大功德高浮圖言已欲以首搶地將公急止之好語曰誠有是然我在不復令若憂里胥也卒爲申請如例且月給菜肉云余悲嫗之遇所謂壽者惜惜久憂不死顧其言類有知識者而蔣公哀此癯獨一破崖岸以副

聖天子問百年至意事皆可書非徒誇其六百六十甲子爲美談而已

記長老言

出金壇郭門南徑三十里爲長蕩湖濱湖有墓高四尺木數拱矣
黦然如銅鐵而櫛極皆以三相繆視其肄亦如之余詢諸長老長
老曰嘻此三烈女墓處也烈文者王氏其二爲同產其一爲諸姊
妹大兵之初下江南也曲阿以東賊蟬迫而金壇倪文炳爲之
魁文炳力兼數輩好大言其惊人也嘗以晝過捕則攻剽休日吾
不如諸君之似鼠者當是時烈女家濱湖年各十六七以徃三人
相從紡績鵲鵲然已而辟寇隨母兄延緣葦間日且入則相牽率
歸其居旦起復避去以爲常一日遣僕渡呀西市少食物而遇賊
方晝掠歸欲兵之間誰與主人翁者僕怖道而之葦間賊掠無所
得而顧有三女子在焉遽劫縛登筏以去中丞三女則大呼泣且
集虛齋學古文

記長老言全

卷二

罾而視賊方持已急因跌蕩不自止良久筏傾三女子死焉賊十
數輩亦胥溺無一脫者方賊之劫三女去也離而行每一女子輒
兩賊夾之背反接牢甚明日屍浮水上縛盡弛三女子攜手如平
生而髮相縈類有締結之者家人瘞諸湖濱爲表以樹茲四尺者
墓也於今甲申六十年所矣余聞而識之後十五年戊戌居京師
從容與同年王太史翦林語前事太史蓋烈女孀從弟也爲言長
老語良是又言烈女之斂也無棺其家以故贖之級三重者藉幹
而哀拚之初所遣僕阿寄也後死于牖下無他而賊之渠魁倪文
炳者卻烈女死一年遂殲于豐義儲氏

述呂節婦

邵子有言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嗚呼豈不然哉余於蕪湖呂節婦之事有感焉方歲壬午呂太學九儀爲讎家扼其吭而擗之水以死也節婦痛之甚欲自經家人譬解萬方不許最後其姑汪氏前謂之曰新婦毋自誤新婦徒痛其夫之以不良死也而欲從之死雖然夫則旣不良死矣新婦又從之死是再死其夫而使逞志于夫者再競也且新婦有子若女在大者才七歲或四歲小者一歲耳欲捨是安歸乎吾老矣不能復嬰娉相料理也節婦聞遽懷然止再踰年得論死讎家如法節婦遂修業而息之用孝養厥姑而督二子萬年康年以書計二子皆束脩自立以善稱鄉里而女亦適士族節婦於今抱孫焉向使節婦不早從姑言一瞑不視集虛齋學古文

述呂節婦全

卷二

唯是藐諸孤不幸而無成矣幸而粗有成而舊萃代置者乃委之姑與諸伯叔猶有鬼神吾意太學君之痛之無窮期也前數年姑病甚節婦願身代禱累四十九晝夜後良已遠近以爲難而其大者則尤在從姑之命以克有後嗟夫此所謂成天下事者也節婦姓夏氏年十七而歸太學君又九年而太學君死死後十七年而余爲節婦論次其事

刈蘭

舊得蘭一本于河湄。楚楚類有意向者。取歸莸之施瓦盆。三尺許。中磊磊擣于石。稍冠以土。而金沙被之。散插蘭周四際。間煮茗具。湯沐焉。久之。鬱起花時。苗數十莖。月明人靜。妙香一聞。人人自遠。余苦愛之。則爲寵之軒墀。文以欄檻。綠葉紫莖。點綴映媚。蓋居然王者香矣。不知誰何。唧蛆鳴鴉。聚溺其下。蘭飲之。其種遂偏然而反。枝葉橫出。不可扞。旁有靡蕪。辟蕪留夷。芎興諸叢。薄悉蔓然。蔽之。穢自臭。乃如赤欄猪屎。因歎荀卿所云。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滌。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有以也。利刃刈之。向之所佇。一時都盡。

書呂公大魚溪記後

玉田邑西二十里有彩亭橋橋圯矣石衝衝立水中若攢簇鄒瞞
乾時擇然後可步雨三日以往水自四山下輸之怒而與石戰則
白波如山鯨喙齧焉隱數十里許行者車埋輪馬滅鼻蓋畏塗
也康熙乙未余令豐潤值西師興戒屬邑買騾馬以供餽餽而集
之昌平州有期食余破雨親督之行過其地則水方大如灩澦爲
散數千錢于橋側居人使爲前馬復張左右翼推輓之僅然後得
度有騾卒後者偶一失足則已陷胸碎首不知所屈矣其渡處頗
陋不逮公所記大魚溪三之一然且有向道者而險絕已如此故
曰以舊坊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楫乎余無文不能如公狀
難狀之景復因事託諷使聞之者足以戒也

集虛齋學古文

呂公大魚溪記後全
雜著

卷二

梁質人曰不當作小文字觀當作文字觀

書外舅徐寶名先生詩後

嗟乎外舅羣行焯焯則星斐吳徵君狀之麗牲之碑則竹垞朱太史誌之詩則西河毛太史敘之吳徵君又敘之嗟乎外舅可以不死然外舅之詩特善者機耳今所存者又其畧也嘗被酒自誦其贈黃仲霖一連云朝廷依半壁盜賊撼孤城乃今無是而吳徵君記待詔金馬時曾有長句四章送汝陽劉公子復別記其彩雲不散沉朱閣秋水生明照畫樓之句以爲少作乃今又無是蓋外舅夙遭鞠誡當夫九日靈禽千年化鶴往往鳥悲蟬怨作爲風濤幽憶之音旣已不可奈何則又惡其轉喉而觸諱也於是當風揚灰焚擲纔屬而白頭幕府心織筆耕時亦歌事遂情然計其牽率酬應者居十之六則益匪我思存矣故今書在紙者止於是外舅所

集虛齋學古文

書外舅詩後全

卷二

至爲諸侯上客然終不以掛齒牙曰此救命計耳詎可遂以范孟博岑公孝自遇而坐作聲價爲杵臼之交半天下宦多遂者上者乃至輔相然外舅不一詰或怪之則曰鄭康成不云乎位無常主賢者則是丈夫鬚髯如戟不能着鞭自致千里顧向素等夷者丐鼠壤之餘縱彼招而往顏則已厚矣矧又濶焉聞問而猥輒就之幸而彼倒屣迎我卽不幸而閤人遲疑以臨之是再辱也丈夫不能再辱嗟乎外舅之志如此詩則何足以知之雖然詩言志世有能見善者機乎咏其言想其人卽羣行焯焯外舅已不啻自狀之而自誌之而復有諸先生從而狀之而因以敘之某何足以

云

書桐野先生詩集後

先生周氏名起渭字漁潢桐野其別號貴陽人康熙丁卯舉貴州解試第一踰七年甲戌成進士官翰林又十九年而晉詹事又一年而先生卒是爲歲甲午先生之官翰林也典試浙江視學畿輔有聲書詹事而月則卿

命祭禹陵暨明太祖孝陵兼閱江淮兵大賚之復有聲然無幾何而病其卒也年五十矣而未有讀父書者識者傷之先生好書好飲酒亦好飲茶三者更番無休時然總資爲詩先生詩以蘇玉局爲之尸而杜與韓飲之晚更耽玩元相嘗著論欲以元壓白也一日倚酒謂某曰子不學詩故自佳子浙東西學詩者高則梅堯義山薰衣剃面次乃承陸務觀餘燼若張打油胡釘鉸之爲卽手

集虛齋學古文

桐野詩後一

卷二

日如一也段師琵琶須不近樂器十許年乃可授子不學詩幾是耶蓋眠無餘子如此然獨推下鹽官查太史初白以謂

國朝詩新城王司寇第一初白次之又其次則廣陵汪蛟門可然比王查其間可容數人嗟夫是足以觀先生詩矣憶甲午夏某將之官過辭先生先生則留下飲分名門下士官都門者數輩忘形爾汝送鉤射覆至夜漏下二十刻不止某睇先生有酒所起辭去展方至門而先生復挽之入曰何屑屑也子不讀少陵詩之贈衛八處士乎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子行作吏吾見子止於此乃遂不能忍俄頃何屑屑也因復微吟前句爲悽愴傷懷者久之辭不獲命洗盞更酌而先生則喑然隱几不復能謝客矣某既別去私念先生于我厚顧觀先生玉貌殺黃死青屢移革帶又昨者語

頗不詳飲酒樂而泣下叔孫之死以之先生有酒悲耶奈何而言若是閱數月果有凶語聞嗚呼此所爲讀詩未盡一紙而流涕承睫忽忽不自止者也先生初燈其集五卷題之曰稼雨軒今刻不別卷又卽以桐野標其端蓋不知何人所次清廟之瑟或有遺音暇日當移書同年諸君子問之

集虛齋學古文

書桐野詩後二
蘇著

卷二

看蠶詞書後

晉簡文見稻不識而愧之凡三月不出曰寧有賴其末不識其本者夫衣之賴蠶也猶稻也然而識稻者或不識蠶余惟七月關詩首陳衣食乃復以衣先食而言蠶事又視稼爲詳禮之祭義也亦云蓋稼更四時加日縣久明動晦休尚有餘閒蠶則三閱月而歲已單矣其節短故其期迫其物瑣故其事猥少遼緩之卽偏然而反古人所以鄭重言之而土非塗泥不宜桑柘則有老身長子不知此事者彼抱布蚩氓何足道而士大夫履絲曳縞亦復茫然如坐雲霧此與栽麥不辨何異然不聞有抱簡文之愧者何也吾家中丞問亭公所生長非蠶鄉而民寒寒之務求盡物之性窮物之理人民謠俗條舉件繫歌以永言舉百雜碎著之篇而名之曰看集虛齋學古文

看蠶詞書後全

卷二

蠶詞其詞含英咀華而譯之卽不識字者皆曉因憶六十年以往某公蒞浙人有言蠶上山者某公不知何等語顧反怒曰蠶安得上山其人力辨數乃置聞者皆猶然笑之嗚呼使此詞出于數十年前鏗于申之俚皆相傳以熟卽安有昏昏不辨爲千古笑端者楊子雲曰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綸爲九州被補五色裳皆于蠶乎是賴卽皆于中丞公是屬然則此詞也無逸之陳艱難也設有以茶經酒史相唐突者幸勿以知言許之

聽雨樓樂府題詞

苦愛張叔夏山中白雪詞欲舉綺語洗晴雪一語蔽之私計樂府乃爾周情柳思理似不容更進此天上張公子李長吉所詠沈香燭像者非耶今冠伯亦張氏亦工樂府又出自相門其與叔夏爲循王諸孫者將母同雖然冠伯異甚宋元之交世已易矣山河雖異風月關人叔夏以秦川貴公子思錦瑟之華年酒銅盤之鉛淚故其爲樂府也歌離弔夢兒女情多往往使讀者欲喚奈何所謂愁苦之言易好也冠伯遭時清晏江南塞北有情無恨而又胚胎前光家滿乘輪之十門踰列戟之三芳年華月卽事多欣政使屬興閑長而懽愉難工與昔人或恐相遠幾里今取聽雨樓詞讀之手香齒軟珠穿一一當其纏綿巧妙直使真仙亦迷和天也瘦倚集虛齋學古文

聽雨樓題詞全

卷二

移置白雲集中亦王夷甫之執麈尾也江文通云蛾眉不同貌而俱動于鼻芳草不同氣而皆悅于意固然而叔夏爲其易冠伯爲其難來者不止吾安知冠伯他日不更軼妙造神跨叔夏而孤出也者則曩者理不容更進之云殆簞言也書之簡端以志吾過

題鄒古岳雲根樓草

鄒名尚餘
姚人能畫

問鄉關于虞預山接四明擅文辨于鄒陽樓高百尺簷牙落處直
扶雲根屐齒通時曾探石匱爾乃堂簷不御躑躅敬通嶺扇非時
驚疑安石擊唾壺而盡缺彈碁局以不平桓伊則輒喚奈何衛玠
則誰能遣此於是攜風裁興多泓崢蕭瑟之音擲簡搖毫寫歷落
嶽嵒之態酈文勝詩名見志託詠靈芝趙元叔賦號疾邪散憤蘭
蕙渾彈錦瑟華年增望帝之悲宛拆銅盤鉛水下僊人之淚縱復
落花而戲爲新句隨柳而偷學少年然且慨當以慷老而愈辣拈
退之山石句終殊春淚晚枝唱學士江東詞不羨晚風殘月蓋雖
愁苦之言易好要自淵雅之致不傷以僕鄙人觀君妙製于古未
知誰比突過黃初當今豈得不推復聞正始問青攜去真謝句之
集虛齋學古文

題雲根樓草全
韓蒼

卷二

驚人浮白讀來卽漢書之下酒嗚呼定痛思當痛但有神傷言愁
始欲愁寧無伎癢唯是佛頭著糞終對君袖手以低徊頗聞畫中
有詩且爲我解衣而槃礴

小山堂唱酬詩題詞

走錢唐之良則趙氏別墅在焉土山虎怒怪石鳥厲蓄其下爲魚梁竄然空然斯河渠以濬蕩之山則斗絕望之若中川孤嶼矣錯卉障錦岸鋪島織蒙離離冬春若一而亭臺巘嶂往往覆露于山石曲折間旁列黃雪森然雪挺可隱百人可香十里蓋百許年物也遂顏其堂曰小山趙氏有才子公千辰垣賦詩能工而詩人若張君東亭沈君樂城陳君蔚九符君幼魯施君靜岩張君繼青輩皆麋至至則脩平原十日故事有會斯作難腥腐而餐楓香歸醒則而剪蕙裊筆語之妙庾蘭成所謂可使小山承蓋者也昔陽翟司承君兄弟有屋數十間在縣南竹林店文史足用又以惺德符陳叔易張宗文爲之戚友酒熟花開則流連浹日商榷文字意集虛齋學古文

小山堂唱酬詩全

卷二

足然後歸余尙友其人輒企腳作天際想乃今于小山堂遇之又念諸田往者月話方俚豈容暗無詩歌而前喁後于索焉不獲諸君子金絲引和似爲昔之人補此罅漏幸勿使其無傳焉不唯小山堂之爲而出一籌于鼎甘帶蒼蠶者染指嘗之得知正味或自慚其腥膻而不可饗也

讀史記游俠列傳

溪乎太史公之序游俠也心之痛者不能緩聲其諸鬻拳之兵諫與不以原嘗四公子之徒當之而致意于布衣之俠危俠者之逸在布衣也上之人之使才不盡也宋文帝詰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嗚呼又况并散騎郎不得者乎而天后得徐敬業傲讀之亦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御得其道狙詐作使劇孟郭解之徒行雖不軌于義然皆有絕異之姿設處之使不失職如醫者之藥藏雞毒烏頭以待用比之齊隸拊髀楚客潛效豈不猶愈乎爾而不自收拾聽其以弱心勇氣浮沉閭里蘇和仲有言不知其能稿項黃馘布褐以終老乎抑輟耕太息以俟時也夫游俠之不爲勝廣而并不爲張元吳昊也幸也太史公危之則集虛齋學古文

讀史記游俠列傳全

卷二

序之而寄其語于條侯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于是遂言曰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而又別載朱家救季布語于布傳曰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夫季布亦爲氣任俠者也朱家之徒也蓋太史公之回互其詞爲國家致意若此而班氏以爲進姦雄理其璞者徒謂遭李陵之禍交游莫救故有激云爾善哉乎蘇氏之論春秋也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與嗚呼得吾說也以往雖并以讀刺客傳可也

青溪治驗跋

病之狀受病之處治病之方藥歷歷分明如璽印塗若先生此五十則者乃真語實語不誑語然且以丙子前爲斷自時厥後先生道益高其爲人治病功益奇卽以余耳目所見其可書而誦者亦數倍在前時顧不攬筆疏之編之於錄者何也余唯庸醫司命甚於徐夫人之七首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然而其方多傳于古人其于黃帝扁鵲之脈書往往能舉其詞而卒以此敗故曰有治人無治法萬事盡然况醫之爲言意也者先生毋意亦略見一斑以俟夫人之神而明之乎惟然則此之謂多也已買菜求益焉用之還淳朴山方藥如讀公任沈先生診籍識此

募建小溪官橋疏

吾邑小溪源出清平鄉自重砌迤邐至舞珠尋鳳諸里而西延袤凡數舍巖排峽束有水從一綫天中穿詰曲而涌復襟帶旁澗谷支流而滄吐之滙爲溪以達之河當溪之左崖忽斷如杵曰彌空而度之爲尺者四百有奇方歲春夏雷雨滿盈四際輪灌水則都以爲官不時洩輒怒而反擊鼇作鯨吞如灩澦不可觸行旅者畏苦之而東走吳寧又東北走邑之十五都諸鄉聚以走分陽率由是假道焉任輦車牛縋廩相屬居民之肩相摩者勿論也於是設橋以縣度蓋自前明新都大賈汪龍山圖厥始維時里中高貲有洪孺泉者跳往助之橋是用潰千成濡尾曳輪登彼覺岸人至今以爲美談自時厥後屢壞屢支不可覩縵近十餘年間欲壞而支集虛齋學古文

募建小溪橋疏
雜著

卷二

之者三大抵慧濟寺僧密宗力居多僧念寺故顏慧濟今易名曰官橋蓋寺與橋如輔車之依矣以舊坊爲無用而棄之者必有水敗雖然衣之敗而補一以相完是坎之求小得也不可以久不如一大創之穹爲梁而斲其渠使五渠之梁長三十有六尺而三分其長之一以爲廣如是者五之則可跨而越矣水之怒亦得少殺爲明鏡采虹自相映發行者畱連不獨無傷迷陽却曲而已計無便于此者然而土甕石槌費且千餘緡以上寺僧非王陽其若之何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持舍衛城鉢以行腳四方僧事也而謀于余且丐一言爲鄉導余謂僧往矣攸好德而錫之福今猶古也獨無解橐中裝如汪龍山人其人乎維桑與梓順事怨施何肯竟使洪孺泉專美其在易蹇之九五曰大蹇朋來蹇難也朋來

者言必有同志集而至也。有如發大願力。永不退轉。卽神人鞭石。精衛填海。或且陰來相之。安知此役也。不更有巨子爲之尸。如塞上六所謂來碩之吉利見大人者。區區龍山孺泉何足云。僧往矣。

集虛齋學古文

募建小溪橋疏二
雜著

卷二

書春浮書屋印譜

摹印家與畫手同一闕。提要以氣韵生動爲上。韵勝則朱朱白白。不主故常。比諸繪事爲米漫仕之烟雲滅沒。故自佳。爲李將軍之金碧山水亦復佳。吾友沈君六泉。妙達斯旨。而所居書屋。顏曰春浮。夫四時莫韻于春。而春之韻在浮。水淨山濃。清風來拂。則林木翳然。以及親人魚鳥。皆一動一動。妙有生氣。遠出不可捉摸。所謂浮也。六泉久居其間。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兼古人所云筆之妙。刀之妙。而有之。有會斯作。如工倕之旋。而蓋規矩。故當妙處。不傳豈能畱譜與人。譜也者。迹耳。非其所以迹也。不得其所以迹。而以譜迹。六泉則又將爲董咸之印板死水矣。六泉勿許也。

集虛齋學古文

書春浮書屋印譜一

卷二

不主效常

金碧山水

卷六四

卷六四

卷六四

摹印家與畫

書春浮

大學古文目錄

還淳方彙如文輯屬藁

同學諸先生閱定

男
趙然異渠開雕
卓然立亭同校

卷之三

書札

與儲六雅書

與靈皐二兄

與何義門

與周白民書

集虛齋學古文

目次一

卷二

與儲六雅書

與何義門

與儲六雅書

與何義門

與王虛舟書

與靈皐二兄

與王漢階

與王立甫

與儲六雅書 士寅

昨歲春卿拾才先生鬱爲選首不知者爭慶先生某竊以爲過王仲任有云君子有不幸而無幸一第濶子古人所輕況才名數十年如先生雖復兒童走卒早知姓氏何假一會元爲重而天未喪文必有一英絕領袖之者勢不得不假重先生此天下之慶亦何與一人事故曰過旣而軒然波起危檣獨舟幾爲衆射之的不知者又盡焉憂之某獨謂造物不違寒暑大旣假重先生以領袖英絕使詩書不遂牆壁必當以此終之安有旬日之間還復自屠若狐狸狐搨之爲者迫于破冢而出布帆無恙然後知私憂者之果爲過計而先生初不知有息之出入也讀秘書以來鏗轟日吐遠距數千里何由傾筐倒篋爛然盈目如異時藤花樹下相對乎便集虛齋學古文

與儲六雅書全

訊不宣某再拜

與靈臯二兄

兩度奉書一從徐笠山往一從鄭璣尺往到否未荷示知懸結奚似在杭州時有從長安來者耳目率庸鄙見二兄名不在宦牒中無能問悉近狀而弟近罹大故復返窮廬山中雲深與外間隔益無從聞消息矣經解應已脫藁荷時賜讀以當擊蒙弟讀禮之暇羣疑滿腹卽知禘之爲祭自漢以下言人人殊然終未有如趙伯循說者趙云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究其所以祀于始祖廟者則東陽許氏闡之以謂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故也果爾則魯之奉爲所自出之帝者文王也文王卽不宜立廟而左傳襄公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杜注以爲文王廟且云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則文王儼然有廟矣此又何解且如東集盧齋學古文

與靈臯二兄全

卷三

陽許氏所云于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于東面祭時則如是矣旣祭之後此主置于何所瘞之邪抑毀之邪禮經旣無正文他書又乏旁證按之事理則左右支詘進退狼狽名爲窮經豈宜雷同相從不一置喙私念經中如此等類非一想二兄作解時必一一剖析使無罅壅而濶在數千里外無由徧叩一豁胸中膏肓之疾如之何學徒陳可均字禮爲宜興人向嘗執經王虛舟華豫原座下今來都門意欲望見顏色伏乞進而教之其人非無知識者倘有指蹤亦能領略也附候并及

與何義門

壬寅

不奉動履者一年所矣

侍直頗復有暇得如往時客坐竟日

譚不孚學使者校試敝郡次兒蒙收庠序而大兒被斥骰子選格不繫巧愚若以理言之則俱宜在繩之外也忝在門牆故敢布之往居京師聞先生欲更定前代小題文行世此無量功德某近從敝簾中搜得數十捆舊時文多有佳作未經世選者恨去先生遠不得一致坐側和平增減也時文小技非有奧術難窺而識真者亦少如今世所傳薛文清儀封人篇是禾中岳君元聲作而諸選以爲真文清筆也遂附會以張之蓋雖大人先生亦然而萬歷中復有閩人名周思兼者坊本中方里而并二句文是所造也塵容俗狀去萊峯何止九地九天而近時自老先生慶歷選本外率冬集虛齋學古文

與何義門全書

卷三

烘錯認至有自號知言之選而推此爲萊峰極作棄他文以獨取是者此何識具邪陳遵驚坐曾參殺人微明眼如先生亦誰爲拈擊之顧未知此選果成得與

本朝小題文均流布否也浙中傳聞先生頗損眠食深爲注念以學徒陳生之便率附申候陳生名可均宜與八金壇王虛舟之高第也學雖未成而頗志于古樞謁之餘乞賜指教不一

與周白民書

庚子

乃者承玄晏之委口玄應之然欲下筆輒掣止僕見世之爲玄晏者矣大要皆譎耳至言極論善并美具不顧其妄亦不求其似杜温夫以書抵人曰周孔柳州駭怪之今則駭而怪者轉在不曰周孔之人矣僕朴訥無惠萬萬不能作此才語憶十年以往曾序亡表兄遺文歎其才良數奇以張元長鄭開孟諸公相比方稱心而言自謂標之頗似而其家怒欲生瘳遂斷不往來世之不可與莊語如此途益嶮巇擬足如漆安可復竄句其間爲人咀嚼耶欲別致書極道所不敢以贖食言而笠山書來敦迫數四又自念足下能不爲世俗之文度必無柴棘斗許卽率胸懷與語未必遂鉗我于市因勉爲之然終甚慙今漫附去可用之不可用摧燒之唯

集虛齋學古文

與周白民書全

卷三

嘗想醉人勿遽爲解裳之隔幸甚僕歸里益無聊欲賦北征則母氏篤老既乖遠遊之戒而里中人又頗笑其所爲母相過從者意欲江淮間覓一吃飯處昨已致意楊八哥然恐鞅掌王事不暇爲地并望足下左右之得果所求爾時析言攄抱亦一快也若以此爲公家言則旁有知狀之笠山在某頓首白民先生足下

與儲六雅書

庚子

世棄君平歸里以來食貧且三歲矣門外未見有長者車轍浮家
武林聞其無人如故也轉憶滯都門時與先生東西各寓紫藤花
下每過作曲室中語移日然後相去今遂成南皮往事矣且歎且
想昨吳兄志行北征聊奉啟事腸轉車輪未能道其一二也近日
述作何等肯惠教否竊謂尊篇既富而世少別玉人又無好事有
力者行度外之舉爲先生縣之國門計惟一篇脫手卽傳寫朋好
間使各有一副墨庶幾得長留天地間而斯文元氣入人肝脾卽
讀書種子不絕轉瞬成進士入中秘書良覲之期益復邈若千里
面譚亦無踰以文相餉者先生謂之何拙藁二冊明知此卽陳方
城所云越宿之物不足以餉過客而塵奉記室則傳綽以蚬投魚
集虛齋學古文

與儲六雅書全

卷三

之計也唯裁報之會稽徐笠山是舊識否浙中新先輩似當以爲
白眉亦先生將來金蘭譜中人也相見想益洽輒復率及

徐笠山公車回粗悉台候既又從金長孺處接手教則益如面譚
方擬修問而先慈違和薄遽歸艱嗣聞扈從熱河無緣奉呈近狀
涼秋欲末而先慈則已棄代矣大功廢業矧惟大故顧以三歲食
貧又逢酷旱江東米價一斛幾及二千不得不外取一吃飯處未
審先生尙肯假之餘論得遂飢驅否老母旣以天年終則東西南
北唯其所之不必如前此拘局江淮間矣切禱切禱兩兒子遂蒙
不棄兼爲針其膏肓真萬金良藥所慮資本下愚數年前又以某
滯北方失學從嬾僻之苗始怒生遽斷一溉耶善華內竭過時而
沐之靈雨亦恐終隨秋草萎耳如何拙刻無狀一之謂甚今茲所
謂耻過作非者奉塵記室聊備笑林乃轉采如詩菲但有悚惶猶
集虛齋學古文

與何義門一

卷三

恨大書未懸國門不知篇目何等誨言何似昨來辱書謂客秋可
以板行不圖尙爾遲愼方今公超羣市墮者矇矓如未視之狗急
望懸此水鏡以見青天不獨某人借爲引重也某居杭以來從
遊頗衆亦時有能者震發其聞自孫生灝梁生啟心外尙有杭生
世駿字大宗工詩及駢語爲時文最長于數典吳生嘉丙字協南
嚴生在昌字季傳兩人刻琢廉劂好深湛之思他若任生應烈字
武承吳生景字春郊梁生詩正字養仲卽啓心弟也陸生秩字寅
之則梯霞先生文孫也會稽徐生鯤字北修則伯調先生曾孫而
笠山小阮也此五人者皆投迹高軌棘棘不阿某言及此非敢自
誇師導以先生風流弘長遇後進有苦心者輒沈吟不去口故疏
其姓氏副之夾袋異時得見所業或知某之不爲妄歎也武林諸

物騰躍流寓維艱刻下卽遣家口歸里而別于此地竟老屋三間
爲隻身課兩兒及諸生講文析義之所如有嗣竟幸寄杭城豐樂
橋西芝頭巷內交門人嚴季傳無不達也託風申候并致續刻六
篇及已刻中間有改定者數處統唯照納不一

集虛齋學古文

與何義門二
書

卷三

與儲六雅書 癸巳

某頓首六雅先生閣下昨讀與梁丈質人書歸寓三歎雖然先生何過之深也蓋古有以鼠腊爲璞者人猶然笑之然而無罪也夫彼不知非鼠腊者之自有璞在而據其相傳以熟之云則所謂璞者鼠腊而已矣胸中之誠也名與實未嘗離也無罪也今天下稔知鼠腊之不可爲璞而其所題爲璞者則端在于鼠腊若是則可謂縣其罪矣乎無罪也傳曰寡君子君猶臭味也而曷有差池琥珀之不拾腐芥磁石之不受曲針彼琥珀磁石焉爾也今知鼠腊之不可爲璞而先以鼠腊之璞處其身則其視鼠腊猶吾儕也以璞題之夫猶曹孟德使君與孤荀伯子使君與下官之說也無罪也夫先生何過之深也先生又烏知彼不更出鼠腊者下而實以鼠腊爲不貴之寶乎且彼亦懼矣彼鼠腊也設令有非鼠腊者之攘臂其間將壓焉姑與世抹掇而以鼠腊之璞進不中用則彼因爲上之人賀曰無遺賢則明王之夢不發明王之夢不發則終其身無復有攘臂其間鯁鯁然合而軋已者而彼之鼠腊則居然璞矣故曰今之仕者爲已夫先生何過之深也抑璞之非鼠腊者安在先生其爲我言之某頓首

集虛齋學古文

與儲六雅書全

卷三

客歲二月十三日因風託便錄有新課五篇附近狀奉呈記室其道母氏篤老兼以二兄物故不能遠賦北征以踐德州先生之約而家多食指饘粥難餬意欲得南中近館以資色養有宦遊來南覓句讀師者幸先生齒牙及之并言今已僦居會城問津頗便而久之未蒙指誨別有札致德州先生及盧舟先生者亦俱無示及意殷洪喬復見今世邪某滿猶督儒也無所了解獨于時學則所童而習之然僻處寒山萬木中庸音雜體遞相祖述往往讀不能竟一紙十四歲時見書肆有格韻文行遠集一書緝閱之則心開自是以往每先生選出輒先衆人揀臂取之最後得慶歷小題及程墨三冊沈涵濡首至忘寢食諸紙尾跋語至今可八九倍誦也

集虛齋學古文

與何義門一書

卷三

不撥樗昧銳意鑽仰刻鵠書虎動爲笑端乘韋編之刻賈用不售十餘年來意思零落結習未盡偶復妄發并壽陵故行而失之而先生不知其驚下頗賜采擇河梁惜別形之贈言落迦之耆先生必不其然政當以浙水上游人盡易爲英士鮮易取最姑存足音于蓬簞云爾刪故續新聊復編爲存稿謹以二冊就正倚撫利病敢在下風兒子超然粹然輩所謂一蟹不如一蟹然生之膝下不從他師日以先生緒言相講授手持口誦亦頗有入心處雖假館無路而淑艾久私敢令各錄近文數篇遙委贊爲弟子曲針腐芥尙望破格拾取之楊誨仲近亦從某學爲時文清而不雜如一乃心力一二年業之可潰于成顧未知何如耳學徒復有孫載黃灝者亦錢唐人與其友梁首風啟心偕來爲文以不同俗爲主而宗

仰俱在先生然杭人多排擯毀斥之心之不同如其面然哉乎然
哉乎浙中今歲解額差強人意要當以金長孺虞周粹存徐彩徐
筌山廷槐爲并之眉借計吏到京會當修疆而筌山素承餘論激
昂有似侯喜其欲望見顏色異甚想相見時語尤洽也某近益無
聊客至竟日不能設食有三人來則無席可坐蓋筌山實目擊之
引手一拂仍不能不望之先生如淮揚間亦不敢以爲遠而不涉
矣至所居則仍在杭城豐樂橋大街崔家巷中已注前札恐經浮
沈故復布及之

與王虛舟書

王寅

客歲徐笠山南還辱書并悉動止方謀歸覲未暇申訊嗣聞足下有諫垣之

擢然不敢有一字道賀蓋既爲足下喜又爲足下憂其喜也非謂前如懷冰嗣將論諭以熱而脂膏所潤得以比河九里也古人謂人生不得行胸懷雖百歲猶爲天得行胸懷唯在

帝左右者辦之耳所以爲足下喜也而其憂者非謂奪我鳳池如昔人謬說又非謂足下開坊在目睫而科員內陞須假五年不免少遲作相又非謂足下風流人豪一旦追趨青鎖早朝晏罷勢不得復自在如曩者啜茶觀書飲酒讀騷跌宕文史也諫官爲

天子耳目而給事在往朝且司封駁今卽

集虛齋學古文

與王虛舟書一

卷三

朝無闕事無容作矯矯亢亢客氣而泰之上六聖人所防豈宜苟過日時而已弟側聞足下聲教有年所矣俯仰今昔須髯戟張每太息時無發白虎樽者一言而知驪炭於是乎在然鹽鐵論有云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今足下當局矣異邪不異邪古人拾遺補闕先其大者是故汲黯不驚失火張綱不問狐狸足下心事犖犖萬不至隱情惜已自同寒蟬然使毛舉一二節目仰塞故事所擬無傷痛指摘無瘡癢要免于陳曲逆所云居其位不知其任者竿旄之詩不云乎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區區之心端在于此此薦賈之所以後賀也雖然小人之腹豈可爲君子之心賈山至言從九天而落敢在下風瀝耳而已昨歲奇旱浙東西十一州無少差者米價遂痛騰躍而弟食貧日益甚故人當路不能丐之餘論

使遂饑駢乎方望足下以君子而欲自爲計又望足下以小人一身兩口自相嚙笑不能止然事固有私情無管公義者獲上信友同一關捩想足下必不判若背膺也春寒未減千萬珍重不宣

集虛齋學古文

與王虛舟書二

卷三

前月走上谷蓋爲旅次資斧計而准銷未奉又空手來今月下旬當復往領取得不得仍未可知戒行或徑須杪秋矣仁者之贈日夕以冀尙望擺撥常務爲之來示大著三篇朴茂介曾王之問私心擬議以謂楚詞篇最上封禪次之震川案又次之但封禪篇內有五寬舒之祠句似未確然此索隱與悞也按史記文當連官字爲句而與以歲時致禮相屬對上條親郊祠句爲義蓋謂諸祠則寬舒之五祠官歲時致禮不親祠也前文屢言祠官寬舒等明非一人其以五字冠句蓋倒文法索隱所謂因寬舒建五壇而云者曲說也又按漢書郊祀志五下有牀字五牀山名漢書後文疊見在近京師之鄠縣諸祠下則此史記或係脫文蓋如漢書則下集虛齋學古文

與靈臯二兄全

卷三

凡六祠句尤爲脗合也至史談建議亦不止汾陰后土如因皇帝始郊有美光黃氣而立太時壇以明應固與寬舒等同議矣而后土之祠寬舒亦在議中又不得專屬之史談也吾兄所作必傳之其人故當不厭精討爰獻其疑其他則豪髮無憾矣熱河還車尙可數面諸不一

與王漢階

月日某頓首漢階大兄先生閣下客春辱書曠若覆面猶未得選書讀之既兒子輩從賈肆易以歸沈酒濡首歡喜何量就中如思曠蘇生兩帙尤君子表微也因念此道人弃如土知者不必言言者不必知流俗本子如買菜之求益如市瓜之取肥巨瓠雖空乃無竅牛後雖大乃出糞耳每見之輒將設之思一不惜餘年警發憤憤而自墻東老人之逝無與爲質久矣君家吏部清妙高峙然亦在知者不言之例其老夫灌灌強聒不舍者獨先生與越中徐笠山及某三人耳雖然三卿爲王可謂衆矣江文通不云乎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吾三人今日豈容妄自菲薄萎腴咋舌以一王之制聽羣狐聚洿其下而已因願與先生及笠山約簡集虛齋學古文

與王漢階全

卷三

撮朋好善文都爲一集卽不在甲乙伍中者勿限其文之來或自先生所則品評惟先生王之自笠山所卽品評笠山王之自某所卽品評某王之自三人者好或不能不殊酸醜要以不同俗爲主得古人味而不貪之意三十幅無嫌共一轂也衆不可蓋此書成會應見賞音者如其不爾竢至後知笠山蓋志此久矣願求有路如聞二人同心自當有虎帥以聽之報而執牛耳者唯先生取進止

與王立甫書

姚念慈來辱手書過有所推下讀之面具重甲抑人有言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既自愧又懼爲足下累也如何足下所示詩骨清不喧譁醴有味古文矜絜自貴壽葉君尤能持論僕素不肯爲頌禱之詞讀足下文乃知道在瓦礫而恨曩者之自無閤浮點金汁也足下成就業若此僕方欲下涪翁之拜而又何求焉僕幼狂蠢起辰終酉讀書不能度十行少長而啄腥吞腐學爲應用之文居三家邨中亦無與道古者先君子不知其駑下經書外頗授以三傳史漢韓柳文而旁及牧之可之輩曰成學治古文當取是退而尋今世古文乃無一毫相似允與者久之後稍從西河毛先生遊觀所論著及一切口講指畫往往聞與先君子會三卿爲主粗有悟集虛齋學古文

與王立甫書一

卷三

入而方爲諸生牽率程課間一磨毫黷札世率謂爲不可時施也而歟歟之今三十年所矣雖以父師緒言不可卒變而旋其面目了不長進每有所作緣手輒拉雜燒去自謂頗知人間羞耻事不圖足下乃復云云也僕嘗以古文盛于唐而論文之旨亦莫如唐備昌黎語劉正夫曰文無難易唯其是習之語王載言曰文無難易極于工此二言者如左右手斷其一則兩俱廢不是非工也不工非是也故皇甫持正之誌昌黎也曰至是歸工則既盡之矣雖然爲此者有族有祖昌黎蓋祖左史楊子雲而以劉向班固輩爲之族故其文奇而法河東蓋祖國語漢書而以杜欽谷永輩爲之族故其文密而至樊川則已固矣然所祖者尙在賈太傅晁家今而以韓柳爲之族故其文散朗勁俠得韓一體習之持正及可之

輩之能紀遠祖于韓而還相爲族故論者以爲學韓而不至夫其
學韓也茲所以不至也賴其才力雄獨故尙能持門戶苟才減諸
人則不勝困蹶矣如義山襲美等皆是也審知足下銳意鑽仰蓋
不在唐以下然尙望叩其祖與族之所處而倍道趨之則脩身致
子于韓柳樊川尙可得意彷彿次不失持正可之諸公下亦徑到
義山皮陸輩故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僕老矣念足下方年
華日富不厭高深故敢勸爲之蓋雖然足下旣成就若此其庸有
不知而待僕之搖舌于口乎若僕者所謂獻遠東白頭冢者也某
再拜

集虛齋學古文

與王立甫書一

卷三



